

永久的朋友

康民著



永久的朋友

● 第四幕 ●

康民著

1939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

永久的朋友（四幕劇）

每冊實價三角

有著

著者 康

民

作權

總經售

四馬路三八〇號
中國圖書雜誌公司

印刷者

山海關路四〇六弄四十號
人文印書館
電話三八六一〇

序

記得以前在學校時，每次演戲最感到困難的便是找劇本的問題了。現成譯好的歐美名劇就很少，本國較為完善的創作更祇是數得出的幾篇；而且有的劇本看起來很好，演起來却不一定討巧。取材要有意義，又要有趣味；對白要有含蓄，又要讓一般觀眾容易了解。內容要充實，可是不能拉得很長；否則到後來演員是力竭聲啞；觀眾呢，或者是別有公幹，或者是坐得太久受不住，竟然等不及劇終便自走了。有時候劇團找得一個長劇本，往往把其中刪去一部分，使得一篇完整的劇本支離破碎；這在劇作者自然是感到了挖心般的痛苦，但在劇團方面也自有牠的苦衷呢！佈景新奇富麗，固然是動人，但也得要顧到劇團的經濟問題；尤其是目前所謂演劇籌款救難，如果費去許多錢在製造佈景上便減低了救難的效果。再說劇中人物衆多，雖是熱鬧，可是就怕劇團上演時人數不夠，請不相識的人來

後，結果革會攪壞了全劇。所以演戲的人要想從有限幾篇佳作裏找到一篇「真正」演的劇本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，試看目前一般劇團正在上演的還不是「得膩透了」的劇本嗎？

我究竟太年輕缺少生活的經驗，對人生的觀察很淺薄，祇是一個創作劇本的初學者，我以十二分的誠意盼望諸位先進賜我指導和批評！在這篇「永久的朋友」內取材意義的狹隘，結構的鬆弛，技巧的貧弱，都是在所不免。祇有一點，自己還能滿意，就是對於劇本的時間，佈景和人物的經濟問題，我是顧全了，這在劇團的排演上說，多少是便利些吧！

譚惟翰先生替「永久的朋友」畫了一楨很幽美而且適合劇情的封面。用松、竹、梅——歲寒三友——象徵着劇中的趙、劉、陳三友。我十分的感謝。我也感謝予且，秦鈴中，張賢佐三位先生給我鼓勵和敦促。最後我願將本劇獻給我的朋友兆祥和志豪。

永久的朋友

四幕劇

康民著

劇中人物

趙龍士

——剛從大學畢業出來，年紀都在二十三歲左右。

劉靜波

——靜波的愛人，二十歲。

陳秀雲

——秀雲的哥哥，年二十二歲。

陳秀平

——秀雲的父親，五十二歲。

陳慕仁

——四十歲。

陳妻

——一個商人，四十五歲。

李大中

——一個男僕。

何福

——收房租的人，一個中年男子

張三



第一幕

時間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半，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。

佈景 是一所大學校附近的一間樓房，陳設簡單，顯然可以看出是兩個大學生的書室兼客室。右壁一扇門通外面，左壁一扇門通臥室。後壁一扇大窗，開着窗可以隱約看到遠處都市的高樓大廈。後壁左面相對的并放兩張書桌，上面擺着些書籍文具；其中一張書桌上放着一張六寸大小秀雲的照相，另一張書桌上有一座電風扇；書桌的兩旁有小籐椅。再往左是一個書架，中間偏右些有一隻小圓桌，兩隻椅子。左邊前面是一隻長沙發。後壁右邊靠近大門掛着一張龍士和靜波合攝的照片，四壁另外掛着些美術照相。開幕時，台上沒有人，夕陽從窗外斜照進來，一會兒，大門外有腳步聲，接着是鑰匙開門的聲音。

秀雲（在門外）我先跟你說明，我一會兒就要回去的；今天在天黑以前，我一定要回家的。

（門開了進來一男一女，劉靜波是一個情感豐富，舉止瀟灑，略有些詩人氣質的青年。陳秀雲是一個美麗的少女，有一對癡人的眼睛和一個善於表情的嘴；她穿的衣服式樣尚入時但質料並不華貴漂亮，她似乎有什麼心事，不很高興。）

靜波 人還沒有走進門就吵着要回家去。秀雲！你這兩天真是變了。（因為天熱，他脫去西裝的上衣。）

秀雲 變了嗎？這麼大熱天，陪你看電影，再跟你到家裏來；你不滿意，還說我變了。

靜波 你看又鼓起了小嘴生氣。我說你變了，並沒有別的意思。因為你向來總是滿臉掛着笑，叫人一看就有甜的感覺。可是最近你的甜笑，媚笑，嬌笑，一一

天一天的減少；這兩天我簡直就沒有看見你笑過一次。哦！秀雲！你一定有什麼心事。告訴我！秀雲！告訴我！

秀雲 我真的沒有什麼心事呀！

靜波 那你為什麼這兩天愁眉不展的不望着我笑？

秀雲 望着你笑？為什麼一定要望着你笑？（她勉強的笑了一笑）現在我不是笑了嗎？

靜波 （注視着秀雲）不！你的確是變了。這不是甜笑，不是媚笑，也不是嬌笑；這是苦笑！

秀雲 （不耐煩的走開去）你這人真討厭！什麼甜笑，苦笑的一大陣。反正我沒有變，也沒有什麼心事；全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。

靜波 哦！又生氣了。好吧，就算是我的心理作用；我們談別的吧。你瞧，這屋子裏就是我們倆多麼的幽靜！秀雲，你先坐下來我有好多的話要和你談呢。

秀雲（把話拉開）趙先生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他怎麼還沒有回來？（秀雲坐下）

靜波……（他正在沉思沒有回答她。）

秀雲喂！我問你趙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靜波哦！你問龍士在什麼地方？他在學校裏看書。

秀雲還在看書？今天上午你們舉行畢業典禮，他沒有拿到文憑嗎？

靜波那當然是拿到的。

秀雲那他還看什麼書？

靜波我們念書難道就是爲了一張文憑？拿到文憑就可以丟開書本不念嗎？

秀雲好！有志氣，話說得很有道理；那麼今天你爲什麼不看書了呢？

靜波你真俏皮！拿我開玩笑，龍士今天還在看書，真是用功；可是我敢說假使

他也像我這樣有一個愛人，今天拿了文憑至少也得玩一天快樂一下子。對了

，文憑！今天我拿到了文憑！（走向書桌那邊取文憑。）

秀雲 像趙先生這樣好的一個人到現在還沒有愛人真是一件希奇的事情。

靜波 秀雲！你瞧！（他打開文憑）這是一張用英文寫的文憑，那中文的文憑在教育部蓋印，不久也就可以拿到，秀雲！你瞧！

秀雲 唷！神氣死了。上午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，早看過了。現在又拿來給我看，多看有什麼看頭，我不要再看了。

靜波 我要看，我還要看看。（注視文憑）我要看牠變，變，變成一張我們的結婚證書！哦！我真快樂！秀雲！你也快樂嗎？

秀雲 對不起，我感不到快樂。

靜波 怎麼？你忘了嗎？

秀雲 忘了……忘了什麼？

靜波 你不會忘記的，你不應該忘記的，秀雲！你要我再說一遍嗎？我情願再說一遍。（趨前握秀雲的手。）我愛你！請你答應和我訂婚，請你即刻答應和我訂

婚。這句話我向你說過至少有十遍。每次你總是帶着甜笑回答我說等我畢業了，拿到了文憑，現在我拿到了。啊！我真快樂！秀雲，難道你不快樂嗎？

秀雲

.....

靜波（注視秀雲）你變了！你真的變了！

秀雲（站起）我沒有變！我真的沒有變！

靜波 那麼你說是不是你答應過我，等我畢業以後就訂婚的嗎？

秀雲

.....

靜波 秀雲！你向我說過沒有？你說呀！難道這又是我的心理作用？

（阿福拿一封信上。）

阿福 劉先生，一封信。（把信遞給靜波）

（阿福退）

秀雲 那兒來的信？

靜波 是家裏寄來的信。

秀雲 那麼你先看信吧，讓我靜一靜細細的想一想。

靜波 你真使我太難過了，這樣的事情你還要靜一靜細細的想一想？（他看信，看過之後，略有所思。）

秀雲 家信上說些什麼？可以告訴我嗎？

靜波 父親說家鄉又遭到荒災，家裏的境況很壞，勉強能過日子；以後恐怕不能再寄錢出來給我，好在我已經畢業也可以自立了。

秀雲 （悲傷）怎麼？以後你家裏不再寄錢給你了嗎？

靜波 是的，那也沒有關係，反正我是畢了業不想出洋去求什麼虛名，我們祇要能過得下去，錢又有多大的用處？秀雲！我們有着豐富的愛情呢！是不是？

秀雲 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（走開去）

靜波 （吃驚）你變了！真的變了。你一向不是一個愛錢的女人，你怎麼會說出

這樣的話來？告訴我！秀雲！

秀雲 因為我現在感到金錢的確有偉大的力量。

靜波 不！祇有愛纔有偉大的力量。從愛裏面，我們可以得到無限的安慰和幸福。金錢會使人幸福嗎？你瞧龍士他有很多的錢，可是他剛巧是一個悲哀的人。

秀雲 是的，趙先生很有錢，有很多的錢。

靜波 你看他幸福嗎？

秀雲 ……（她在想，沒有回答，微微的搖搖頭。）

靜波 不幸福，為什麼不幸福。因為他沒有愛人，所以最偉大的不是錢，是愛！

祇有愛能給人們安慰和幸福。錢？錢是什麼東西！我討厭的就是錢！世界上最難的就是錢！哦！秀雲！我是一個沒有錢的人，可是我有着豐富的愛；祇要你愛我，我便什麼都有了！秀雲！你愛我嗎？秀雲！告訴我！

秀雲 ……（注視着靜波）

靜波 告訴我！你愛我嗎？

秀雲 我早就告訴過你了。

靜波 是的，那一個晚上，在月亮的底下，一條小河的旁邊，我們倆靠在一棵大樹上輕輕的談着，我說：我愛你，我永遠愛你！你跟着也坦白的說：我愛你，我永遠愛你！我說我們正式訂婚吧！你說：等你大學畢業以後。秀雲！現在是時候了。答應我吧！答應和我訂婚吧！

秀雲 靜波！我——我不能即刻答應你。

靜波 爲什麼不能？難道我們的愛情還沒有成熟嗎？你忍心拒絕我嗎？那你是不愛我的了，你變了。

秀雲 不！我沒有變，雖然我不能即刻答應你，可是我仍舊愛你的，我永遠愛你的，你不信嗎？靜波！瞧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會告訴你，（他倆熱烈的望着）

靜波 哦！我愛你，我愛你的眼珠子，會說話的眼珠子（靜波擁抱着她，吻她的眼睛，再吻她的嘴）現在我明白了。是不是你父親和母親反對你和我訂婚？

秀雲 ………

靜波 爲什麼反對？是不是因爲我窮？哦！請你原諒我，這是我胡亂的瞎猜。我知道你的父親決不會這樣的卑鄙（秀雲轉身走向後面大窗前，臉向着窗外，靜波跟着走過去，此刻太陽已經落山，台上已比先前較暗。）

秀雲！我們不是常常說我們的愛是有力量的嗎？無論什麼都破壞不了我們的愛，秀雲！我大胆地請求你！爲着我們共同的幸福，向你父母爽直的講：祇有兩條路——答應我們結合或者是讓我們去死！

秀雲（轉身按住靜波的嘴）爲什麼要說得這樣可怕？我不許你這樣說！

靜波 不！一定要說！爲着我們的幸福，你應該這樣說！（少停）明天，我要到一個親戚家去，有一點事；後天，在後天的晚上以前，秀雲！你一定要給我

滿意的答覆，否則我準會發瘋，瘋得要死！不過你一定會給我滿意的答覆的，是不是？

秀雲 也許可以。

靜波 一定可以的。啊！想起訂婚我又快樂了，秀雲！我們訂了婚就接着可以結婚；結婚過後，秀雲！我們每天在一塊兒生活，一塊兒談笑，一塊兒散步，一塊兒吃，一塊兒住，整個兒我們倆就融化在一塊兒。你是我的靈魂，我是你的手臂；我們永遠不能分離，秀雲！

（他倆并着肩貼着臉向窗外遙遠處望了一會兒，台上漸漸的昏黑，這時觀眾已看不清演員的面容祇見窗前兩個人影偎在一起。）

秀雲 天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

靜波 熱了一天，到這時候給晚風一吹，剛覺得涼快一點兒，你却又要走了；就在這兒吃晚飯不好嗎？